

這輩子我一直都想要有個水族箱，雖然我孩提時拼了命地禱告，但它始終未曾實現，現在身為必須以有限的經濟預算撫養五個小孩的成人，我也負擔不起這樣的奢侈品，不過，這個夢想一直存在於我心中。

有一天，我在一個車庫大拍賣里找到了一個只要五塊錢的三十加侖水族箱，真是狂喜不能自禁：我那一直未圓的養魚夢終於可以成真了！我努力擦洗這個舊水族箱，修補上面的刮痕，把縫隙填滿防止漏水，然後把它裝滿水試試它是否堪用。哇！好個魚缸！它的情況還很好，我帶着孩子一起到寵物店里去逛逛，答應他們可以幫我選些彩色的裝飾石頭和我的新魚族夥伴。未曾想我的夢一下子就破滅了，水族箱的設備比我原先預計的還要貴很多，我回家時雙手空空，心情沉重。

我把空的水族箱放在咖啡桌上，拿它來放零錢，慢慢為我的水中朋友和它們昂貴的呼吸設備存錢，購買日常雜貨所剩下的錢都丟到了里面。孩子們也來幫忙，他們拿自己的東西辦了車庫大拍賣，也挨戶去兜售自製的餅乾。

一年以後，魚缸里裝的紙鈔、硬幣已經夠我們買設備和一些魚了，孩子們和我在寵物店里待了好幾小時，挑選彩色石、植物、讓魚躲藏的東西，魚兒在新家所需的氧氣設備也全部齊備，還有最重要的六條魚，我們一個人選了一條最健康、最健壯的。孩子為魚兒命名時高興得尖叫不停。莫莉魚理所當然地被取名為莫莉和波莉，葛拉米魚叫葛拉梅和布什，而銀色金錢魚則叫便士和尼可。

我把魚放進剛清理過、裝滿水的魚缸里。

我們整晚都興奮地看着它們在新家里四處逡巡。便士輕咬了波莉的尾巴一口，不過他們最後講和了。孩子們很開心，我則是感動無比，一切都非常完美，只有氧氣設備的空氣泡泡是例外；空氣管的沖力太強了，可憐的魚兒老是被撞開，當我們嘗試所有方法仍解決不了問題之後，我決定在上床前關掉其中的一條管子，讓魚兒們可以有一晚好眠。十一點鐘時，我把它關掉，把魚缸上的燈熄掉，向我的新朋友道晚安。

第二天早上我丈夫讓我賴床，一如平常的周日，他起床為孩子們準備早餐，先去煮咖啡，但他馬上跑回臥室，坐在床上，輕輕地把我搖醒。

“親愛的，很抱歉把你吵醒，但是你的魚出了點問題。”

我睡眼惺忪地問他是什么事。

“魚缸里的水全部流光了。”

很好笑，我已經測試魚缸不下一千次了，它是毫無問題的。我翻過身，把頭埋在枕頭下說：“別拿我的魚來跟我開玩笑。”

“我不是在開玩笑，”他說，“你來看就知道了。”我從枕頭下瞥了他一眼，看到他臉上的認真表情。“最奇怪的事情是，魚缸旁邊的地毯都



(美國)泰勒·巴佑斯

無端消失，而下面的地毯仍然完全是干的呢？我瘋狂地想着水為什麼會消失，還有它到底跑到哪里去了。但是我全無頭緒。我心中對自己無意間殺害了這些新朋友感到無比的罪惡，我去電詢問電話簿上所有的寵物店，希望能夠為這個謎團找到解答，每個人都有不同的想法：有人說，說不定水缸過熱，所以水全部蒸發了；也有人說或許貓為了吃魚而把所有的水都喝掉了；我兒子則堅信來自宇宙另一端的外星人把里面的水都吸走了。但沒有一個解釋是合理的，我們全部陷入了悲傷之中。

在設想各種可能情況連續三個小時之後，我終於宣佈放棄，走到後院去獨自難過。我一出去就踏到了玻璃門旁的一大灘水，我沒花多久就發現它的來處：前一晚我關掉那條氧氣管的時候，我把管子的一端放在魚缸後面，它顯然落在玻璃門的凹槽里，然後像虹吸管一樣從魚缸底部把里面的水都吸光了。

既然謎團已經解開了，我們就開始為這些初識卻又馬上必須道別的朋友精心計劃一場葬禮。現在我為這個魚缸和所有的配件感到傷腦筋，因為我們已經不需要它們了。我丈夫非常能體會我的痛苦，他提議用我們的存款再買一些魚，我喜出望外地擁抱他，向他發誓自己一定會更仔細地照料下一批魚，我們計劃在完成這六個短暫小生命的葬禮之後，當天晚一點再去水族館一趟。

我們也覺得，從擺滿東西的水族箱里取出小魚屍體的最好方法，就是再把魚缸裝滿水，讓它們自己浮出水面，再用網子把它們撈起來。我把水管接到廚房的水龍頭上，女兒則固定伸入魚缸里的水管。

突然間她開始叫了起來：“媽咪！媽咪！它們還活着！魚還活着！這真是個奇迹！”

我跑回客廳，當水開始注滿魚缸的每一個角落時，我們驚喜地看着每條魚都開始擺動身子，又活了起來；當水半滿時，六條魚全都已經復活了，快樂地在魚缸里游動着。莫莉起初側着身子游，但過了一會兒就恢復正常了。它們在脫離水超過八個小時以後居然還能幸存！它們真是名副其實的奇迹魚。

接下來的幾周，孩子們為賺取新魚的錢，把我家的客廳變成了一個展覽館，向附近的孩子收費二十五分來看這些奇迹魚，如果付五十分錢，來賓們還可以把手放在魚缸上！

現在我的水族箱裡仍存活著幾只第一批的魚，它們是這個奇迹的證明：即使在最惡劣的環境之中，如果你能支撐得夠久，那麼，最後一定會有人向你伸出援手！

損失

作者：露絲·塞特

“塞特太太，實在抱歉，在沒有核對過您的社會保險號碼前，我們無法給您發放新的駕照。”這已是我第三次向他們耐心地解釋了，我的社會保險卡丟了，那是在火車站被偷的，同時被偷的還有我的駕照、錢夾、信用卡、金融卡和我孩子的照片。

我穿過街上擁擠的車流來到這裏，看到的是一條排着長隊等候的人流，我領到一個號碼牌，等輪到我的時候，他們卻告訴我：“我們局的電腦停機了，你可以到州辦公處的另一個辦公地點去取駕照。你只要往東開16里，從290號公路下去就可以了。”這一切的麻煩都不是因為我的過錯。

那個陌生人竟然敢趁着剛過完聖誕節車站人多，就將我皮包的拉鏈拉開，把我的皮夾偷走。這已經給我造成了很大的麻煩，想不到到了這裡，他們還要讓讓我開30分鐘的車去一個鎮上拿社會保

險許可證，然後再開30分鐘去另一個分局。

簡直是浪費時間，我自己抱怨着，同時拿了一張號碼單去排隊。

我不僅因為失竊而懊惱，也為這一天遇到的麻煩而心煩。就在這時，有人叫了我的號碼，我走到櫃檯前。我感覺到有個穿粉紅色外套的人跟在我身邊，與我同時向前走。我知道現在輪不到她。我就坐了下來。看她怎麼辦！我想。

“小姐，很抱歉，你必須先拿一個號碼牌，等輪到你時再過來。”那位職員有點惱火地說。

“可是，我只是想……”有兩個小孩正拉着她的外套，她懷里的嬰兒卻在大哭，那位職員的態度也越發生硬，怒氣沖沖地重複着剛纔的話。

“小姐，麻煩您一下。”這位年輕的母親再次開了口，而且是哭着說的。

“我只是想知道……我是不是可以在這裡拿到我先生的死亡證明？”

那位職員和我一下子都愣住了，我們都不知道應該說些什么。我想將這位母親擁入懷中，擦去她臉上的淚水，抱抱那哭泣的嬰兒，逗逗她剛學會走路的小孩。可我卻從櫃檯前向後走去，非常不好意思地說着一些抱歉的話，包括“您先來”。

那位職員對這位悲傷的婦女已經改用尊敬的語氣，同時也給了我一張表，讓我回到座位上去填寫。可我已經說不出話來了。我感到慚愧。我失去的只是一個皮夾，而她失去的卻是她的丈夫，我一邊填表，一邊這麼想着。我的損失已經變得微乎其微了。

我帶着感恩的心情去辦接下來的事情。我的腦海里又浮現出了那個穿着粉紅色外套的女人，彷彿也聽到了她的哭聲。開車的時候，我為她的亡夫禱告着，也逐漸地忘記了自己的損失。

遠東紀念公園俄亥俄州唯一私人墓地

FAR EAST MEMORIAL GARDEN, LTD.

8592 Darrow Rd., Twinsburg OH 44087

Located inside Crown Hill Cemetery Park

Office: 3030 Superior Ave Room #104, Cleveland OH 44114

我們提供各項服務，大小壽地，各式墓碑，如果需要詳細資料，

請打電話:330-819-0277; 330-352-7788

穴位從\$950起，勿錯過良機！如果顧客購買遠東花園墳地，將為顧客提供系列服務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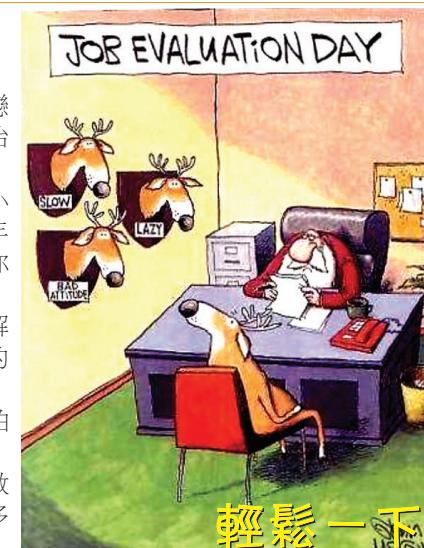
福人擇福地
福地福安
祖先安，後人樂
遠東紀念公園
全為福人備
預先選定一處風
水福地，既可陰澤後
人，又可為自身添福
增壽。

悲歡總在夢魂中

雨非雨，霧非霧，人半醉，月半斜，
用盡一生愛，也難換你片刻停留。
人生聚散，最怕情作主，悲歡總在夢魂中。
與其難捨難分讓你走，不如讓我珍藏，一朶勿忘我，
也許有一天再相逢，你會想起我的好，
你早已知道，我的愛是永久。

也許這緣份，終究是，就此擦肩而過，
能否請你再看我一眼，再看一眼，
你會看到我的笑容仍依舊。
只是你永遠不知道，也不會明白為什麼，
我夢中的淚也依舊，夢醒時卻無淚可流。

劉天擎 12/15/08



情人之間，談到感情就傷錢。
其他

童話中的愛情和現實中的婚姻 -- 童話故事給予我們最好的啟發是：青蛙會變成王子。而婚姻給予我們最好的教訓是：王子又會變成青蛙。

愛情調侃 -- 相愛時，男人把女人比作星辰、飛鳥、天使等等與天空有關的事物；恩斷情絕時，男人把天空據為己有，把愛過的女人放回到地面上去。

成熟的男人 -- 成熟的男人不會陪着你瘋狂，也不會陪着你沉默。他只是在你需要時出現在你厭惡時消失。嫁給成熟的男人等於買了一份保險。

像坐巴士 -- 大齡未婚男女像是坐巴士坐過了站。有時是因為巴士上的座位太舒適了，簡直不願下車；有時是因為不認識自己該下的站台。終身不結婚的男女呢？他們是巴士司機。

賣平凹的禿頂 -- 省洗理費，沒小辮可捉，能知冷知暖，像佛一樣慈悲為懷，怒而發不沖冠。

狡猾和聰明的區分 -- 狡猾和聰明的差距不在智力上，而在道德上。

罵人的三個境界

大師級罵人，李敖：罵你是王八蛋，還能證明你就是王八蛋。
痞子級罵人，王朔：罵你是王八蛋，結果證明自己才是王八蛋。
無德級罵人，宋祖德：罵你是王八蛋，因為我自己也是王八蛋。

生活就像宋祖德的嘴，你永遠都不知道下一個倒霉的會是誰。

某美女作家語

親人之間，講到錢就傷感情；



伊利華報

ERIE CHINESE JOURNAL

編輯部

社長 / 主編：浦瑛

總編輯：劉元華

版面 / 網頁編輯：程里賓

移民法律顧問：黃唯

撰稿人：劉以棟 劉天擎 晓月

匹茲堡責任編輯：潘嵐

哥倫布責任編輯：陳青杰

辛辛那提責任編輯：Peter Song